

连阳八排风土记

清·李来章 撰
黄志辉 校注

嶺南叢書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

PDG

连阳八排风土记

清·李来章 撰
黄志辉 校注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连阳八排风土记
PDG

连阳八排风土记

清·李来章 撰

黄志辉 校注

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插页 24.5万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1200册

ISBN 7-306-00355-0

K·52 定价：4.90元

广东省高等学校《岭南丛书》 编辑委员会名录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名誉顾问:

王屏山 许士杰 吴南生 杨应彬 欧 初

顾问:

王 起 王 越 关履权 陈 华 陈乐素

李育中 周连宽 周鹤鸣 钟旭元 潘允中

主任委员:

管 林

副主任委员:

李烈茂 常绍温

常务委员:

关步勋 刘翰飞 罗泰昭 徐位发 黄国声

熊福林

委员:

王国健 邓光礼 关步勋 刘烈茂 刘翰飞

汤明棧 汤照连 李大超 李文初 李龙潜

李增杰 吴熙钊 何崇辉 陈汉才 陈永正

陈周棠 陈香白 张其凡 罗泰昭 杨芷华

钟 文 钟贤培 洪柏昭 徐位发 常绍温
黄志辉 黄国声 景海峰 管 林 熊福林

秘书长：

关步勋(兼)

副秘书长：

张其凡(兼) 黄国声(兼)

秘书：

何崇辉(兼) 黄少华

《岭南丛书》编辑缘起

《岭南丛书》者，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也。南粤大地，山川毓秀，品物蕃庶，远通洋海。自秦凿兴安灵渠，唐拓大庾岭路，水陆通济，次第开发。南北文化，交流益畅，而世界文明，亦于焉交汇。于是士农工商，各勤其业，开物成务，创造发明，前人之述备矣。鸿文巨著，公藏私藏，珠玉纷陈，无虑百千。然而岁月不居，屡经蠹鱼之蛀蚀；沧桑世变，每遭兵火之摧残；“文革”十年浩劫，典籍毁损有加，群书亟待整理，以兴文化而惠来兹，此丛书之所由辑校也。

溯自岭南文化，早发祥于马坝，旧石器之故物犹存；文献流传，始记述于史迁，赵王佗之遗踪尚在。足征岭南地区开拓甚早，而秦以后，其发展之迅迈，与时而增。举凡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艺诸端，靡不追步中原，灿然可观，间有卓立当时，蔚为先进者。如前人谓制糖工艺，乃公元七世纪自印度传入，然据公元一世纪岭南杨孚所著《异物志》，则知其时我粤人不仅能制糖，且品质远优于印度。又如唐宋而后，岭南之冶炼、纺织等工艺，均已居于全国前列。明代铸钱，高州之炉青钱为成色最高者之一。《广东新语》更记有一冶铁炉需千余人操作之壮观场面。此皆古代岭南人士聪明才智之所创也。

至若思想文化，则如惠能之禅学，远播东洋；张九龄、余靖、丘浚、海瑞之功业文德，永垂后世；陈献章、湛若水、陈澧之哲学、经学，屈大均、陈恭尹、黄遵宪、丘逢甲之诗作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之学术思想、维新变法，黎简、居廉、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之绘事，皆为后人所赞誉。尤有足称者，则明代黄萧养反抗封建统治之斗争；清世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壮举，皆足以振奋人心，而启迪革命之精神。至若三元里人民奋抗英兵，严惩侵略者之凶焰；孙中山高举革命义旗，遂摧二千多年之帝制，尤为伟烈丰功，名垂青史。

至言贸易，则名城广州，早立市舶之司；工贾云集，更成通商之埠。若夫波罗庙内，长祀南海之神；怀圣寺旁，永矗求风之塔，此乃舟子风波之祈祐，远洋贸易之航标，而为古代商务繁荣之见证。举要言之，则顺德之蚕丝、广州之牙雕、石湾之陶塑，早已贸迁海外，驰誉四方矣。

至于岭外人物，莅止南州，而留有嘉绩德风者，则如陆贾大夫之祠堂，永镌开发之功；达摩祖师之初地，遂启禅宗之绪；韩愈教化潮州，文风丕振；包拯抚循端水，清范长存；葛洪之丹灶，可溯道教承传；苏轼之歌吟，堪瞻风流文采；文天祥之抗敌成仁，陆秀夫之负帝蹈海，林则徐之销烟御侮，关天培之血战捐躯，咸令人瞻式不已也。

兹所列举，不过荦荦大端，前贤往迹，备详典籍。惟是文献累代承传，浩如烟海，对此宝藏，前人曾有《广东

丛书》之辑，欲以保全续绝，用意良深。詎以时世变迁，未竟其业。我等深恐时愈久而版册弥湮，岁月迈而耆宿渐老，故承上级之委托，发同人之热忱，踵武前贤，从事整理。惟感责任之艰巨光荣，渐才力之菲薄难胜。仅择其重要者，先为理其错简，补其缺残；标点分段，校勘谬讹；译句释词，间加按语；至于探源索隐，钩深致远，行将次第展开，尽力而为。务期便于披览，广为流传，俾读者仰先哲之高风而立德立志，感故里之文明而爱国爱乡。学术则寻源别委，以明历代思想发展之条贯，有承有传；名胜则问果求因，俾悟创业之艰难而珍今珍昔。是当大有助于社会主义之建设，增进热爱桑梓之情怀者也。然而独力难支，众擎易举，惟盼国中达人，海外名宿，惠予支持指导，庶几共观厥成，则幸甚矣。

《岭南丛书》编委会

凡 例

- 一、本丛书收集岭南学者、作家之著述,及其他有关岭南之文献,包括文、史、哲、地、经、法诸类。
- 二、本丛书所收古籍下限,断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。特别重要者,可逾此限。
- 三、本丛书着重收历代学术成就卓著、影响广泛之著述,务期反映岭南文献之全貌。
- 四、本丛书着重收有学术价值的稿本、抄本、孤本、善本、罕见本。
- 五、本丛书一般不收巨帙、残本、府志、县志或学术价值不大者。
- 六、凡字数不足五万字而难以独立成书者,根据以类相从之原则,把若干种合为一编。
- 七、本丛书之整理方式为:标点、校点、校注、汇编、辑佚等。
- 八、本丛书收入之著作,力求选用校刻精、错误少的一种版本为底本,校以通校本或参校本。
- 九、本丛书依照编委会拟订的“标点体例”,使用新式标点进行整理。
- 十、本丛书部分著作于书后附录有关传记、年谱,以及历代评论。
- 十一、本丛书为便于检索,原无目录者,均新编目录。

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序

瑶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，人口约二百万。以人口的多少为序，在全国占第十二位。主要居住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湖南、云南、广东、贵州等省，有小部分于明末清初转徙国外，分别迁居越南、老挝、泰国、法国、瑞典、美国及加拿大等。

据史料记载，早在秦汉时期，广东（包括今粤北连县、曲江、乐昌、英德一带）已有瑶族先民居住。南朝至隋唐时期，瑶族在粤北活动频繁，史不绝书。

千百年来，瑶族人民劳动、生息、繁衍在岭南和粤北山区，和汉族以及当地其他民族一起，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，并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聚居在今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排瑶，何时定居连阳，由于文献不足，尚无定论。流传下来反映排瑶生活习俗的资料，较早的有韩愈贬任阳山县令（公元804年）及刘禹锡贬任连州刺史（公元815年）期间所写的一些诗文。其中韩愈的有《送区册序》、《县斋有怀》；刘禹锡的有《莫徭歌》、《蛮子歌》、《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》等。不少迹象表明：至迟在唐宋时期，郴（湘）、连（粤）、贺（桂）、韶（粤）四州，已成为瑶族的聚居中心之一。

清代学者李来章，在康熙年间大规模镇压瑶民起义之后，一度出任连山县令。他能以比较温和的态度对待瑶族人民，招抚流亡，鼓励农耕，创建书院，兴利除弊。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，算得上是个循良之吏。他所编撰的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，系统地介绍了排瑶的历史渊源、地理环境、生产条件、生活风貌和作者认为

简易可行的治理措施，是比较客观地研究排瑶风土人情的最早民族史志。这是相当可贵的。

对于李来章的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，过去知道的人不多，流传不广，也很少加以利用。黄志辉同志校注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，是一件带基础研究性质的工作。他的治学态度比较严谨，尽可能将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统一起来，不但多方搜集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，还到瑶区做了实地调查，故此版本校勘和文字整理工作都甚为过细，为瑶族问题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阅读本书，提供了方便的条件。

目前，对于瑶族问题的研究，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课题。希望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的出版，对于瑶族史、民族学和中国史的研究，对于瑶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能够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史料。我们相信，整理民族地区的地方志，必能使地区史、民族史的研究，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之上；而加强对地区史、民族史的研究，又将有助于建立完整的中国史的科学体系。

由于我曾先后在连山、连县工作，黄志辉同志一再要我为此书作序，难以辞却。只因本人对瑶族的历史与现状了解不深，研究不多，加之水平有限，仅书上述文字，权以为序。

张乐民

一九八八年元月于韶关市

前 言

(一)

排瑶,是连阳八排瑶的简称。排瑶的聚居之地,历史上为连州的一州二县,即今广东省连县、连山县、阳山县的山林地带。1942年,把这三个县的瑶区析置连南县。解放后,更名为连南瑶族自治县。因此,以地域而言,把排瑶称之为“连南八排瑶”、“连阳八排瑶”或“广东八排瑶”,都无不可。但象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与李调元《南越笔记》称“连山八排瑶”,林惠祥《中国民族史》称“怀集、连、贺之八排瑶山”,则欠妥。

今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瑶族人民,自称yauh(瑶)minh或menh(人)。过去,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瑶语小组和毛宗武、蒙朝吉、郑宗泽等人的论著,曾拼写为dzau\ (瑶)min\ (人),并以汉字音译为“藻敏”。在yauh(瑶)之前冠以“排”字,则是当地汉、壮人民对瑶民的他称。

关于“排”的实际含义,历来说法不一。凌锡华《连山县志》卷五说:“环连皆瑶也。……其族类之名分,大曰排,小曰冲。排者,派也;冲者,种也。冲隶于排,犹言某派之种也。”莫辉熊《连阳瑶民状况的概要》则说:“大排人口二千至五千不等,小冲二百至一千不等。”这些说法,不是毫无道理,但并不确切。

排瑶,向有“八排二十四冲”之说。“排”,有“大排”“小排”之分。“大排”,一直只有八个;“小排”,起初有五个,后来发展到

七个。“小排”，原来又与“小冲”无异。例如，即在李来章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一书，就有五种不同的记载：作者《自序》说连山（未包括连州及阳山，下同）有“小排”十七；《图绘》及《形势》目录载连山“小排”十一；《风俗·瑶种》篇说连山有“小排”十七冲或二十冲；《风俗·丁口》篇说“连山大小二十排”；《向化》目录又载连山“五排二十一冲”。至于“冲”，还可称“坑”，或叫作“坞”。而“坑”、“冲”、“坞”的具体数目，各种志书的记载也因时而异，先后有过一百三十九“冲”、一百二十七“冲”、一百七十五“冲”及二百二十八“冲”等。

其实，所谓“排”，瑶民自称为yong，汉语意译为“村寨”，指的是居室组合的形式，自是较大的聚居处。瑶民村寨多在半山，或者就在山巅之上，房舍依山构建，一行行层叠而上，故称为“排”。至于“坑”、“冲”、“坞”，瑶民依次称为hiang、zungh、wuh，指的是地理环境或生产条件：“坑”是山间的溪涧；“冲”是溪涧流经的地段；“坞”则是山与山的交界处和结合部，也即山沟或沟壑。瑶民定居，必须在这些水源充足的地方。因此，“坑”、“冲”和“坞”，就是“排”以外一些比较分散的排瑶居民点，也是瑶民聚居的基本标志。

溯本求源，各“排”遗存着以血缘为纽带而聚居的特点。“坑”、“冲”、“坞”原是各“排”的生产地段，后来人口增长，成了“排”的分支。可见，“八排二十四冲”之说，大体上概括了排瑶同一的历史渊源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据瑶民自己世代相传，八排瑶的先民出于六个母亲，共有八兄弟。后来飘州过海，到达连阳定居，八兄弟经过协商，分别住于八排二十四冲。这个传说经长期口耳相传，免不了渗入后人臆测的成分。但其中一些年号与地名，能够有助于弄清排瑶族源的某些线索，决非后人可以随意杜撰的。

八排的名称是：油岭、行祥（今南岗）、横坑（以上原属连

州)；军寮、马箭、里八峒、火烧坪、大掌岭(以上原属连山)。二十四冲通常指的是：猫儿坪、上帝源、黄迳坪、香炉山、大莺、老寨、锅盖山、上坪、望佳岭、马头冲、鸡公背、牛路水、八百粟、天堂、冷水冲、龙水尾、猪豹岭、瓦寨、新寨、大坪、鱼赛冲、水瓮尾、六对冲、茅田冲。

(二)

排瑶的族源，可从远源、近源两方面考察。

排瑶的远源，和瑶族的远源基本是一致的。考以“瑶”指称一个民族，始于《梁书》与《隋书》，称为“莫徭”。杜甫于公元768年流寓岳州(今湖南省岳阳市)所写《岁晏行》，亦提及“莫徭”。其后《宋史》所载，改称“蛮瑶”。与这些史籍编撰的时间相去不远，《后汉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宋史》以及韩愈、刘禹锡、余靖、欧阳修等人的一些诗文，都记述过“蛮”、“莫徭”或“蛮瑶”在连阳一带的活动。这方面的史料相当多，并有不少研究者屡加引证，现不赘述。

排瑶的近源，大约有三说：一是有人根据盘瓠遗种的神话，把排瑶看成土著居民，后受汉人的压迫而避居深山。二是连州汉人的传说，说是南宋时期廖颀(连州人)在外做官，从广西带回瑶仆十余人，后散居瑶山，繁衍生息至今。三是根据各排的族谱、史诗、传说和瑶老的自述，都认为排瑶是盘古的后裔，本在浙江会稽，后几经流徙，辗转从湘、桂等地迁来。

第一种说法，显然是神话故事，反映了瑶族在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，也可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标志。而具体情节，自不必置信。

第二种说法，最早见于刘允元编修的《连山县志》(清康熙三十二年，即公元1693年刻本)，后被李来章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、姚

束之《连山绥瑶厅志》、虞泽润《连山乡土志》和莫辉熊《连阳瑶民状况的概要》一再转录，但早已有人提出异议。凌锡华在《连山县志》（公元1928年增修的铅印本）卷六，根据一些史籍记载，即有“疑排瑶不始于宋廖颀”之说。至于他所谓“至今廖姓人岁入瑶排收山租，春秋庙祀，瑶人相率来拜”，并不能证明排瑶定居连阳的原因与年代，倒可明见地主阶级为其剥削压迫瑶民而捏造历史“依据”无疑。

第三种说法，比较接近于事实，也更为可信。而排瑶聚居连阳的确切年代，则要结合有关史料、传说和出土文物，并参照当地瑶民的生产、生活状况，以及风俗习惯与语言发展面貌等，多方面综合考证。

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：远在隋唐之际，由于统治阶级的大规模镇压，武溪蛮、武陵蛮和长沙蛮，可能还有原居浙江的山越族，曾陆续向我国西南迁徙。起初，这部分瑶族止于两湖和川、贵之间。到了宋代，达于粤、桂、湘三省边境郴、连、贺、韶一带，形成一个聚居中心。后来，并扩展到五岭山脉、六韶山脉及苗岭余脉、勾漏山支脉广阔的亚热带森林地带。可见，瑶族本是由各个不同的山地集团聚集而成的民族共同体，这些不同称谓的瑶族支系，他们的祖先不可能同出一源。

至迟在隋唐之际，有一支人数不多的瑶民，较早南下三省边境，并移入广东西北部的连阳山区。这里地处北回归线以北，介于东经112度4分，至112度24分，和北纬24度18分，至24度57分之间。境内崇山峻岭，海拔一千米以上的高山一百余座，都是南岭山脉南侧的余脉。八大排居住的平均海拔高度，一般在600米以上。依靠利于回旋的山地条件，这支瑶民定居下来，发展为后来的八排瑶。

比此稍晚，另一支队伍庞大的瑶民，因不堪宋统治阶级的压迫，从三省边境进入广东境内，再沿西江抵达南粤。到了明代，

开辟了“岭南无山不是瑶”的全盛时期。

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载：在明代，广东境内有瑶民活动的达二十一州县，共有瑶山八百九十一座，另有瑶村二十六个。据一些地方志所录，清远、从化、新会、高要、四会、新兴、阳春、阳江、恩平、德庆、封川、泮水（罗定）、开建（今封开县南丰）、信宜、化州、电白、灵山（今属广西）及粤北各县，都有瑶民事迹的记载。其中罗定、从化等县，更因“平瑶”而得名。

历经宋、元、明几朝，原从五溪及浙江迁入南粤的一支瑶民，为着求存避祸，又被迫迁至粤北。其中有些屡经流徙，转到连阳一带，生活于八排瑶活动地区的附近，称为过山瑶。

同过山瑶比较，排瑶迁徙的途程较近，而定居连阳的历史又较长，吸收外来文化较少，更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。

（三）

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编撰于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（1704—1708）之间，就刊刻于四十七年。这虽稍晚于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及李调元《南越笔记》，但记述了不少经过作者实地调查和亲身经历的一、二手资料，是保留有关排瑶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而又独一无二的民族史志。

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八卷。其中第一卷为图绘，第二卷至第八卷依次为形势、风俗、言语、剿抚、建置、约束及向化。全书有图二十二幅，约六万字，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排瑶居处的地理环境与形势特点，系统地说明排瑶的族源、族别、岁时节序及风俗习惯，分类翻译了许多常用的瑶语单词、词组与部分句子，记载了明、清统治阶级历次对排瑶武装镇压的经过，以及当时对瑶用兵的部署与建置，并以实例阐明所应采取的“治瑶”方略，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。

首先，本书根据旧志和作者的耳闻目见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排瑶的族源、气候、姓名、服饰、婚丧、礼仪、节序、宗教以及丁口、赋税等情况，为研究排瑶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、风俗习惯及人口发展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同时，作者一再指出瑶民亦具“人性”，承认有些瑶民还是“略识字”的“近理者”，要求人们待瑶如“人”。这种思想，带有某种民主性的萌芽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。对于象《广东新语》、《南越笔记》所谓“其（指瑶民）臀微有肉尾”之类的讹传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澄清。

其次，本书以大量的事实，反映了排瑶的艰苦生产条件和悲惨生活境况。瑶民“居住深山，田地难得”，“生计淡薄，食无所出”，“田业多有债”，“叠利害人”。加上整个封建势力处处向瑶民伸手，层层盘剥，“官得其一，瑶耗其十”。于是，“迨至瑶不堪命”，“相牵走险”，“起而为盗，亦其势使之然。”由此而大军征剿，遭“焚排”之祸，瑶民“益匮乏不堪”。待大军过后，“元气未复，而征求叠加”；屯兵之弊，不仅“不能安民，反而结怨”。以上种种原因造成瑶区“杳无人烟，气象萧索”。这活画出一幅“官逼瑶反”图。正是如此，在封建社会里，瑶民与汉族地主的阶级对抗，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，成了无法根治的恶性循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历代剥削统治者对瑶用兵，明代二十四次，清代三十五次，民国时期八次。对于这方面的史料，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搜集得较为完备，可补正史的阙失。

再次，有部分篇章，作者以形象的语言，抒情的笔调，赞美了瑶山的自然风光。例如，写大掌岭时，突出其“有枫树一株，根生石上，老干扶疏，亭亭云表”；写大坪时，记述其“排后枕高山，插天秀丽”；写龙会排，有水“环抱如月，寨居其下”，“诸山拱向，群聚于此”；写六对冲，“木歧相向，森然成列”，“群峰障蔽，亦属佳地”。写瑶山的食水设施，“以竹引水，随其高下，至厨而止，亦可观览”；写鸡鸣关的险阻，“行者磬折，拳膝摩胸，